

全译本
契诃夫
短篇小说精选

Selected Stories of Antonchekhov

〔俄〕契诃夫 / 著

薛欢译

guomin
yuedu
jingdian

国民阅读经典

〔俄〕契诃夫 著 薛欢 译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薛欢译.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677-4323-6

I. ①契… II. ①契… ②薛…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0087号

-
- | | |
|------|--|
| 书 名 |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
| 作 者 | (俄罗斯) 契诃夫 |
| 译 者 | 薛 欢 |
| 责任编辑 | 徐 佳 |
| 责任校对 | 王嘉莉 |
| 出版发行 | 吉林大学出版社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130021)
0431-89580026/28/29
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
| 印 刷 |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309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677-4323-6 |
| 定 价 | 19.00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序

契诃夫(1860—1904),全名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是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艺术大师、著名的剧作家。

1860年1月29日,契诃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祖两辈曾为农奴,祖父经过一番努力,当上了地主家的经理,并陆续积攒了一笔钱,1841年为一家人赎了身。之后父亲经营杂货生意,杂货铺破产后,全家迁往莫斯科,只有契诃夫一人留在塔甘罗格,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主要创作领域为中短篇小说和戏剧,其中短篇小说成果尤丰,他与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

契诃夫的小说对小市民的庸俗、保守、空虚、自私和麻木的特性有着刻骨的憎恨,他深刻了解小市民的弱点,既贪婪又好逸恶劳;既向往奢华的生活又胆小怕事;这些小人物对人类、对未来很少关心,只在身边百无聊赖的琐事上寻找刺激。契诃夫的小说善于通过对这些小人物幽默可笑的描写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他的作品结构紧凑、情节生动、语言诙谐、寓意深刻,或嘲弄官场丑态,或调侃人生尴尬,亦庄亦谐,妙趣横生。

他一生创作了七百多篇短篇小说,还有一部分中篇小说和剧本,本书所选的作品来自契诃夫前后两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包括读者比较熟悉的《变色龙》《套中人》《胖子和瘦子》《小官吏之死》等,另外,还有

一些轻松诙谐的纯幽默小说。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在这篇小说里，他以精湛的艺术手法，讽刺了小人物身上十足的奴性。如今“变色龙”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人们常常形容那些在相互对立的观点间变来变去的人。

在《套中人》中，契诃夫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的别里科夫形象。契诃夫让“套中人”晴天雨天都打上雨伞，戴着墨镜，竖起领子，戴上套子，钻进帐子，成为一个漫画式的人物。别里科夫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起着为沙皇专制助纣为虐的作用。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使整个镇上的人“透不出气”。可以说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但也是受害者。

《胖子和瘦子》是一篇幽默短篇小说，从不同角度再现了小人物的猥琐和软弱，小说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两幅画面：一幅是瘦子带着他的妻子和眯着一只眼睛的儿子，在火车站遇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胖子。热情拥抱，彼此亲吻。瘦子不厌其烦地介绍自己的家庭、个人现在的情况。整个画面中气氛异常亲切。另一幅是胖子说自己已经做到三等文官，并且有了两枚星章。这使刚当上科长的瘦子大吃一惊，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尴尬——惭愧——佩服——奉承，胖子最后只好扭头告别，在瘦子一家毕恭毕敬的目送下离去。

《小职员之死》写于1883年，小说情节简练，讲述了小官吏打喷嚏之后被将军的一声吼活活吓死的故事。小官吏谨小慎微，胆小愚昧，简直到了变态的地步，作者短短几笔便塑造了一个生活没有安全感的小人物形象，同时对这个小人物的懦弱无能表达了同情。

1884年至1886年间，契诃夫把视线转向劳动者的困苦生活。《苦恼》是契诃夫早期创作中一次艺术上的飞跃。小说构思了这样一个结尾：人无奈地向马儿诉苦。这强烈地渲染着封建农奴社会制度下的世态炎凉。《万卡》可以说是《苦恼》的姐妹篇，小说描写了九岁童工被力

不胜任的工作折磨得筋疲力尽,还要受店主的打骂和凌辱,在无处申诉的情况下只好偷偷给爷爷写信求救。万卡的天真心灵、做学徒生活的苦楚、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都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使读者深深地同情小万卡。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欢乐俏皮的契诃夫逐渐成长为严肃深沉的契诃夫。

契诃夫在创作小说时有自己的独特方式,这种叙述方法是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处理,从最平常的现象中揭示生活本质。快节奏、简单、质朴构成了他独特的文风,他高度淡化情节,凭借巧妙的结构设计,对生活 and 人物做真实的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现重要的社会现象。此外,诙谐幽默是契诃夫小说的另一大特色,在轻松诙谐的调侃中达到辛辣讽刺的目的。而恰恰简练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白是诙谐幽默最有效的载体,他的名言“简练是才能的姐妹”也成了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尽管他的作品大部分是日常生活的缩影,但他绝不会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之中,反而作品深刻的现实主义形象常常升华为富有哲理的象征。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现方面,契诃夫不重于细致交代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而力求从人物的言谈举止中表现其内心的活动变化。契诃夫具有高超的抒情艺术才能,善于找准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巧妙而多样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否定和厌恶,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

有人曾这样评价过契诃夫:“他不是‘写’小说,或者像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作家在编小说,他是在‘吐’小说、‘流’小说。他无须编故事,甚至也不需要构思,他的故事在空中四处荡漾。他能从任何角度开篇,又能从任何章节断流,但都是天衣无缝,都是自然胶合。他的人物不请自来,他的情节随手拈来。他仿佛只要拿起笔,就像拧开了自来水龙头,小说便如水源源流出。单刀直入,不拖泥带水,高度浓缩与深入浅出的表现,更增加了作品的韵味。”

高尔基曾说:“只要用一个字就足以创造一个形象和一个句子,就足以写成一部短篇小说,一部使人惊叹的短篇小说,作为作家,契诃夫

是当代艺术家中唯一掌握了‘言简意赅’这种高超艺术的，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

列夫·托尔斯泰也给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大师”，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契诃夫，远比我更为高明！”

人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契诃夫虽不像高尔基那么明晰，但作为一位艺术家，他讲出了社会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喊出了人民群众对新生活的渴望。他已经不属于一个时代，也不属于一个国家，他的魅力在他离开近一个世纪之后，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历久弥新。他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契诃夫作品的社会艺术价值都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目录

CONTENTS

- 译者序 / 1
- 套中人 / 1
- 胖子和瘦子 / 15
- 站长 / 18
- 哀伤 / 22
- 一件艺术品 / 28
- 村长 / 33
- 未婚妻 / 39
- 农民 / 61
- 睡意蒙眬 / 94
- 瞎琢磨 / 99
- 醋栗 / 103
- 猎手 / 114
- 带阁楼的房子 / 120
- 万卡 / 139
-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 144
- 跳来跳去的女人 / 158
- 约内奇 / 187

小职员之死 / 208

乞丐 / 212

运气不济 / 218

在钉子上 / 223

名贵的狗 / 226

苦恼 / 229

识字的蠢人 / 236

宝贝儿 / 242

六号病房 / 256

哼,这些乘客 / 313

嫁妆 / 318

变色龙 / 324

一个时髦青年的惨痛的忏悔 / 328

套中人

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由于耽误了时间，所以只得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过夜了，村长的堆房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上。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留着长长的唇髭，他的姓是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即奇姆沙-吉马莱斯基，他与这个姓一点也不相称^①，所以全省的人只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也就是伊万·伊万内奇。伊万·伊万内奇一直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里，为了吸收一点新鲜空气，他才有了这次打猎行动。而猎人中的另一位，也就是中学教师布尔金，倒对这个地区特别熟悉，因为他每年夏天都来n姓伯爵家里做客。

两个猎人谁都没有睡觉，伊万·伊万内奇坐在门口，吸着烟斗看着外面，明亮的月光照在他身上。布尔金则躺在房间里的干草上，谁也看不见黑暗中的他。两个人讲起了故事，还说起了村长的妻子玛芙拉。玛芙拉是一个健康、聪明的女人，可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却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村子，也从没有看见过城市和火车，她只是十年如一日地守着炉灶，偶尔在夜间才出去走走。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布尔金说，“在这个世界上，性情内向、整天像蜗牛一样缩进自己硬壳里的大有人在，也许这也有隔代遗传的原因吧，也许这也是人类的退化现象吧，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类中的一种性格类型吧，谁又明白呢？我又不是博物学家，也没有能力探讨这一类问

① 因旧俄用复姓者多为名人、望族，而伊万·伊万内奇只是个普通的兽医。

题。我只是认为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稀奇，你就看一看别里科夫吧，这可是一个想不到的例子吧！

“我的同事别里科夫是一位希腊语教师，两个多月以前就去世啦。他的名气可大啦，您可能也听说过他。他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在太阳高照的天气里也会穿上套鞋，带着雨伞出门，而且一定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一切物件都装在套子里，雨伞装在伞套子里，怀表装在麂皮套子里，就连削铅笔的那把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的。让人觉得好笑的是，他的脸也好像装在一个套子里，因为他的脸老是藏在竖起的高高的衣领里面。他常常戴着黑眼镜，穿着绒衣，耳朵还用棉花堵着，他坐出租马车时，也喜欢让马车夫把车篷支起来。总而言之，别里科夫总是想把自己包裹起来，好像要与世隔绝一样，他不影响外界，外界也别想影响他。现实的生活让他坐立不安，时时处处刺激着他，惊吓着他。他总是能为自己的做法找到理由，说现在的生活怎么怎么不好，老是称赞过去的事物，甚至称赞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别里科夫的种种行为也与他所教的古代语言不无关系，这也使他容易远离现实的生活。‘啊，希腊语是多么响亮，多么美妙啊！’他总是一副美滋滋的表情。为了证明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他总是眯着眼睛，竖起一根手指头，念道：‘Anthropos!’^①

“别里科夫总是极力把自己的思想藏在套子里，只要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写着禁止做什么事情，他就会记得一清二楚。如果有告示公布中学生晚上九点钟以后不许到街上去，或者一篇文章提倡禁止性爱，他的心里就会像明镜一样：这种事是被禁止的。而且每当官方批准或者允许什么事情时，他又总是觉得其中包含着某种隐隐约约、还没说透的成分，甚至包含着让人起疑的成分。每当政府批准在城里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一个茶馆，或者一个阅览室时，他又总是摇着头、叹着气说：‘这个主意好倒是好，只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① 希腊文：人。

“虽然好多事看起来都与他毫不相干,他却总觉得违背了法令、脱离了常规、不合规矩,这使得他总是垂头丧气。还有如果一个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听说一些顽皮的中学生闹事,又或者看见一个女校的女学监很晚了还在陪着军官玩,他也会觉得心慌意乱,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他在教务会议上的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压得都透不出气来。他总是数落青年人的种种恶劣的行径,说他们在教室里吵吵闹闹,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都是这样。哎呀,只求别把这种事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才好啊!哎呀,也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他还要求开除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后来其他的老师不得已之下,只得向他那唉声叹气、他那垂头丧气、他那苍白小脸蛋上的黑眼镜(他那张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让步,降低了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关了他们的禁闭,最后终于开除了他们。他还有一种古怪的习惯:常常访问我们的住处。他在同事的家里,坐下来之后就一声不响了,仿佛领导考察似的,有时他可以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小时,然后才走,还把这美其名曰‘保持良好的同事关系’。当然,这类呆坐着的拜访,对别里科夫来说是很难受的,但是他不得不来看我们,他认为这是他对同事们应尽的责任。我们学校里的同事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怕得不行,您瞧,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头脑的、极其正统的人,而且还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老是穿着套鞋、拿着雨伞的别里科夫却整整辖制了中学十五年!”

“可是,仅仅辖制中学还不算什么,令人震惊的是,全城的人都在他的辖制之下。我们城里的太太们在星期六也不敢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到了斋期教士们也不敢吃荤,不敢打牌,也是因为怕他知道。在别里科夫之流的影响下,在最近十年到十五年期间,我们全城的人已经变得什么都怕了,他们不敢发信,不敢高声说话,不敢有亲密的朋友,不敢周济穷人,也不敢看书,不敢教人读书写字……”

听了布尔金的讲述,伊万·伊万内奇咳嗽了两声,似乎想说点什么,可是他却先点着了烟斗,然后又瞧了瞧月亮,接着才一板一眼地说

道：“是啊，为什么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教育的正派人还会向他屈服，容忍他的种种做法……问题在哪儿呢？”

“我和别里科夫住在同一幢楼里，而且他还和我是对门邻居，所以我们常常碰面，我自然也就对他的生活习惯特别熟悉。”布尔金接着说，“他在家也是如此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还有一整套名目繁多的禁条和忌讳，‘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更是挂在嘴边！他还认为吃素有害于健康，可又怕别人说自己吃荤不持斋，所以他就吃用奶油煎的鲈鱼，固然这东西不是素食，可也不能称得上是斋期禁忌的菜吧。他也不用女仆，因为怕人家说他打女仆的主意，于是就雇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做厨子。

“这个老头子名叫阿法纳西，他从前做过勤务兵，好歹会烧一点菜，但却是一个酒鬼，老是醉醺醺的，神志也不清。他还经常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站在门口长叹一声，接着嘟囔那么一句话：‘现在啊，和他一样的人可真是不少啊！’

“别里科夫的卧室小得就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一个帐子。只要他一上床，不管房间里多闷热，炉子里多响，厨房里的叹息声多大……他都会用被子蒙上脑袋。躺在被子底下的别里科夫战战兢兢，生怕小偷溜进来，生怕阿法纳西来杀他，生怕会出什么事。睡着了的他也不得安生，通宵的噩梦纠缠着他，早晨醒来他还是闷闷不乐，脸色苍白，他满心地害怕和厌恶学校里的人。跟他这样一个性情孤僻的人并排走，显然也是一件痛苦的事。

“‘教室里怎么吵得这么凶？’他说，好像极力要找一个理由来摆脱自己的愁闷似的，‘简直太不像话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差一点还真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快速地回头瞟一眼堆房，说：“您真会开玩笑啊！”

“我没有开玩笑，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可是他的确差点就结了婚。我们学校被派来了一位新的史地教师，他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

连科，原籍是乌克兰。他有着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手也挺大的，他的嗓音极好，是那种男低音，就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

“但是，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并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来了他的姐姐瓦连卡。瓦连卡三十岁上下，已经不算年轻了，可是她却长得高挑，身材匀称，弯弯的眉毛，红红的脸蛋，简直就是一枚蜜饯水果，处处招人喜爱。她的性格活泼，做事时谈笑风生，高兴时哈哈大笑，还喜欢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

“我记得那还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我们初次了解了科瓦连科姐弟，那些死气沉沉的、不苟言笑的，甚至把这次赴宴看作应付公差的教师和瓦连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她就像从浪花里钻出来的阿佛罗狄忒^①，双手叉着腰，来回走动，笑着唱着，翩翩起舞……她饱含感情地唱了一首《风在吹》，接着又唱了一首抒情歌曲，随后她又唱一首。当时的我们，就连别里科夫，都被她迷住了。别里科夫竟然还挨着她坐了下来，并且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说：

“‘这柔和清脆的小俄罗斯语言使人想到了古希腊语言。’

“别里科夫的话让瓦连卡特别受用，于是，她就热情而恳切地向别里科夫讲起了她在加佳奇县的庄园，那里有她慈祥的妈妈，有蜜甜的甜瓜，有多汁的梨，还有那么好的卡巴克^②！卡巴克就是乌克兰人对南瓜的称呼，他们还把酒馆叫作希诺克。瓦连卡突然想起了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就手舞足蹈地说：‘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大家听到瓦连卡的欢呼，忽然灵机一动，心有灵犀地生出了同一个想法。‘如果他们两个能结婚，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校长太太悄悄地对我说。

① 阿佛罗狄忒，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传说她在大海的泡沫中诞生。

② 俄语中意为“酒馆”，乌克兰语中意为“南瓜”。

“不知为什么，这时的我们才想起来我们身边的别里科夫到现在还没有结婚。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奇怪的，为什么他生活中这么大的一件事，一直被我们完全忽略了呢？我们以前可是从没有关心过他对女人持什么态度啊！甚至我们还认为他这样一个整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睡觉还要挂上帐子的人是不会喜欢什么女人的。”

“‘别里科夫也已经四十多岁了吧，瓦连卡呢，也有三十了……’校长太太企图表明自己的想法，‘我看他们能成。’”

“我们内地的人，平时都闲得无聊，什么不必要的蠢事都是可以做出来的！而那些有必要去做的事，大家反而不去做了。就拿这个别里科夫来说吧，既然大家都不认为他是一个可以结婚的人，那我们又何必突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但是，学监太太啦，校长太太啦，甚至我们中学里的所有太太，都变得活跃起来，甚至因此而变得好看多了，仿佛忽然找到了生活的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订下了一个包厢，当然别里科夫和瓦连卡都被邀请来了，坐在包厢里面的瓦连卡扇着扇子，满脸红光，一副幸福的样子。她的身旁坐着别里科夫，他却显得身材矮小，拱起的背脊看上去就好像刚被一把钳子从家里夹来的一样。就连我在家里办了个小型的晚会，太太们也要求我一定要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连卡同时来参加。总之，所有的人都在撮合这两个人，看起来瓦连卡也并不反对大家的好意。因为她在弟弟那儿生活得并不快活，他们还会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吵架。”

“比如说，有一次，又高又壮的科瓦连科顺着大街大踏步地走着，他上身穿着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了出来，盖住了他的额头。他左手提着一捆书，右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跟在他身后的姐姐瓦连卡也拿着书。”

“‘可是你啊，米哈依里克^①，你绝没有看过这本书！’她大声地争辩着，‘我敢跟你打赌：你根本就没有看过！’”

① 米哈伊尔的小名。

“‘我告诉你，我绝对看过的！’科瓦连科叫喊着，手杖把人行道敲得咚咚直响。

“‘唉，上帝呀，米哈伊里克^①！你发脾气有什么用啊？你要知道，我们谈的可是原则问题啊。’

“‘我说看过就是看过嘛！’科瓦连科大嚷道，声音更加响亮了。

“他们姐弟俩就是这样，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边，都会一个劲地争吵。瓦连卡已经厌烦了这样的生活，急切地盼望着能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况且，她的年龄也不小了，已经没有挑来挑去的资本了，她认为现在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都无所谓了，即使是希腊语教师别里科夫，她也能将就，因此，瓦连卡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现出无比的热情。而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借机去拜访科瓦连科，但是，也跟他常来拜访我们一样：走到那儿就坐下，一句话也不说。他一直沉默着，瓦连卡就给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充满爱意地看着他，再不然就突然扬声大笑：‘哈哈！’

“在恋爱方面，尤其是在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有时会起到关键作用。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同事们以及他们的太太们，都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你到了应该结婚的时候了，你的生活里已没有别的缺憾，只差结婚了。我们趁机向他道喜，还一本正经地列出了各种俗套，比如‘婚姻是终身大事’之类的话。况且，瓦连卡长得也挺漂亮，还蛮招人喜爱，她还是五等文官的女儿，家里拥有自己的田庄，尤为重要，她还是头一个待你这么诚恳而亲热的女人。

“于是他被大家游说得昏了头，认为自己真的该结婚了。”

“哦，到了这种地步，他的套鞋和雨伞就应该拿掉了吧？”伊万·伊万内奇好奇地问。

“您仔细地想一想这种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虽然他的桌子上放着瓦连卡的照片，还不断地和我谈瓦连卡、

^① 同上。

谈家庭生活、谈婚姻这样的终身大事，他也常常到科瓦连科的家里去，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却一点也没有改变。甚至有些相反，他决定了结婚之后，却像害了一场病一样，变得更瘦更白，好像比以前缩得更深了。

“‘我倒是喜欢瓦连卡的，’他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苦笑说，‘人人都应该结婚，这我是知道的，可是……您应该清楚，这件事发生得真是有点突然……我总得好好考虑考虑吧。’‘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啊？’我说，‘一结完婚，什么事情都顺理成章了。’

“‘那可不行，毕竟婚姻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我总得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吧……万一以后再闹出什么乱子，那怎么收拾啊？况且现在我就有些六神不安了，夜里还老是失眠。我给您说老实话，我感觉瓦连卡和她弟弟都是思想古怪的人，他们相处的方式都是古怪的，这您也是知道的。可瓦连卡的性情又很活泼，结婚倒是不怕的，就怕结婚后惹出什么麻烦来。’

“于是，别里科夫就一个劲地拖着，也没有要求婚的迹象，他的这种做法让校长太太和所有的太太都不耐烦了。别里科夫一直在估量着将来自己是否能担负起义务和责任，同时他又几乎天天跟瓦连卡出去散步，可能他认为这就是他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吧。

“别里科夫常和我谈起家庭生活中的事，如果不是出现了一场 *Ko-lossalische Scandal*^① 的闹剧，他大概已经求婚了，从而也就促成了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他也会像我们这儿的其他人一样，因为闲得无聊、无事可做而结婚的，这里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先例呢。

在这里我应该补充一下：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科瓦连科就从骨子里痛恨他，无法接受他。‘我真不明白，’他常常耸着肩膀对我们说，‘真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和这个喜欢告密的家伙相处得下去，看见他那副嘴脸我就觉得恶心。唉！诸位先生，我真可怜你们啊，你们怎么能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呢？这里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简直是糟透了！’

① 意即“荒唐的”。